

忆 杨 卫 星 博 士

孙振春

前注：杨卫星男一九五七年生，东昌府区人，中共党员，系贵州省引进的第一个中国科学院心理学博士。先后任聊城大学，贵州师大，湛江学院二级院长，教授，硕士生导师。在发展心理学领域颇有建树，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多项。系中国卫生心理协会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，山东省心理协会副理事长。值杨卫星博士病故五周年之际，刊发此文，旨在学习他勇于探索，知难而进的治学精神，以励后人。

（接上期）王老师是讲鲁迅文章的高手，好多同学是受了他的影响，对鲁迅的《祥林嫂》等文章非常入迷。记得王富仁老师当年上课，到最后几分钟就让同学们自己复习，他则走到教室门口，掏出九分钱一盒的劣质香烟如饥似渴地抽了起来，引出同学们一片偷笑。王老师还给我一个印象，无论在他的家门前小桌上吃饭还是开校会，总是抱着一本书在看。有一次还从八里外的聊城大学用地排车拉了一车书回四中，累得满头大汗，脸色发黄。那几年，我们和王老师经常接触，写信联系，至今还保留着他给我们的回信，在求知的道路上，让我们受益非浅。有一次，王富仁老师从韩国飞北京取道聊城来看老母亲，第二天是中秋节，我和卫星一大早去火车站送他，当检查员例行安检时，王老师的塑料袋里只有两块月饼，两本书籍。我记得其中一本叫《存在与超越》，王富仁老师在那时已是我们的学子偶像，只要在中央电视台《东方之子》《读书时间》看到对他的采访，我们也感到骄傲和自豪。卫星还有一个特点，对同学有事求他，他是有求必应，全力以赴。比如孩子转学，假期复习英语，哪一个孩子适合向哪方面发展，哪里的学校更有利于哪种类型的孩子的成长，他在这些方面，确实给很多同学的孩子尽心尽力，使同学们更加接近他，相信他。九十年代初期的那三年里，卫星在聊大教育系统兢兢业业地教课，同时也在和西北师大的同学不断联系，他听说已有好几个同学考上了博士，并且都劝他不要墨守成规，趁着没过考博年龄，赶紧复习，拼他一拼，否则后悔晚矣。这些信息对他刺激不小，他在教学过程中，也感到还缺少一些什麼，需要更上一层楼，看到更美的风景。当时我是反对他考博的人之一。理由是，这些年一直在外奔波，去的地方不少，一别几千里，还不就是在外省市的那一平方米的桌子前苦苦坐着，一熬就是几年，还换了好几个省市在那里熬，家也顾不上，饭也吃不好，一直在穷吆，只落了个好听，却透支着身体，就是考上博士又有什麼了不起呢？像范进那样，七十年中举喜疯，不如就在聊大混上个教授就行了，不要再瞎折腾了，都快四十岁了。可是卫星是水命人，水往远处流，且又是一个极具叛逆性格的人，不动他还好，一劝他，他的邪劲倒上来了，非考不可。他一头钻进书堆里，疯狂地复习起来。卫星是公认的智能，思路很准确，记忆力过人，属于比赛型选手。不过卫星那时私下也承认，毕竟三十七、八了，不如以前了。他考硕士时，越复习越有精力，越复习越兴奋，感觉就像喝着东北老烧吃小菜，咸

辣成瘾。竟有一次复习到兴头上，他跑出一中家属院，冒着大雪一口气跑到铁塔寺我居住的地方，我问他出了什麼事，他说复习考研精力过剩，到铁塔寺玩玩。可这次考博，他也感觉到复习有些吃力，就是凭着信心和毅力坚持不懈地复习。一九九五年，他被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录取为心理学博士研究生。喜讯传来，我早放弃了对他的劝阻，从心眼一气高兴到嗓子眼，又加入到祝贺他成为同学中第一个考上博士的喜悦行列中去，为他的不屈不挠的成功喝了不少高度酒。

卫星又去北京，为他的博士理想去受苦受难了。刚开始，他的学习非常紧张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几位同学各有特点专长，通过交流，他感觉眼界开阔，也感觉到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不抓紧把学业定好位选好题进而提升一步，博士毕业论文是很难通过的。他几次和同学根据导师的要求，带着科研课题反复到全国几个省去搞各个层面的心理学实验和实践，并在顶尖水平线上从纵向到横向，从微观到宏观研究人的心理感知、印象、反应和痕迹遗留及即时走向，从中提取出个性和共性的东西。那几年里，我们也没少交流哲学方面的体会，从中国的老庄，到外国的亚里士多德。从孔孟之道到尼采、佛洛伊德。我在聊大借了黑格尔的《精神现象学》一看就是三年，虽然没有产生所谓的顿悟，但也没产生迟钝，总感觉里面有东西，但也说不清楚究竟有什麼东西，就和种麦子一样，播到地里看不见了，心里却盼着春天的到来，好看到属于自己的绿色的东西。我俩谈论更多的是《易经》方面的心得。早在一九八四年我在山东体院上学时，受同学的启发和影响，开始接触周易方面的书籍，并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一经深入，就像着了魔一样，晚上一看易书就是七、八个小时而异常兴奋，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奇异的怪圈。一到集市，就去搜寻此类书籍，无非就是油印的那种看不清的残缺页码的面相手相书，可也感觉是如获至宝，回去后又誊又抄，也没瞎忙乎，去济南开此类会议，也是去旧书市场购买有关资料。卫星知道我在研究易经后，就上了心，从一九八七年开始，就从兰州给我买易经书籍，包括高亨先生的《周易古经今注》。每到寒暑假，我们几人就凑到一块，结合各自情况，交流研易方面的心得，并不时地用于实践。把易学大家尚秉和、高亨、徐志锐、刘大均、邵伟华的著作深入探讨，把严新、赵金香、庞鹤鸣、柯云路的气功书籍作对比研究，还记了不少周易气功学习心得，确实卖了很大的力气。卫星他本人并不研易，他说一看那玩艺就头疼，但是他很喜欢我的周易研究，就像我很厌恶英语，但就是爱听英语对话，虽然听不懂，就是感觉好听，是一种享受。卫星有一次从北京回来，已是晚上十一点多，他没有回家，先跑到我家里把我喊出来，就易经的话题扯了多半夜。他说在北京已经掀起了此类热潮，非常有意义、有价值，甚至说有些心理学解释不了的，让周易一论证，反而很快就解释清楚了，老祖宗留下的这一手还真厉害。他认为我把易经的某个卦象融入小口径射击运动训练是明智之举，给人占卜算卦也是对预

测的发扬和补充。为了证明易经能和当代心理学相结合，有几次他把我领到某个街头或生人面前进行预测，然后对证，更坚定了他对心理学和易经接合进行实验的信心。并让我去聊城大学，给中文系讲歌词创作，给政治系和其他系讲周易研究，开阔学生视野。卫星除了关注《易经》、《气功》之外，对我的诗歌创作也很感兴趣。一九九三年开始，我在《词刊》、《歌曲》、中央台、省台连续获了几个大奖，发了一些歌词，他很注意，并提了自己的看法，和王富仁老师给我回信中说的一样，认为我的词比我的诗要写得好一些，也指出要避免悲观情绪，但更要避免口号。每当《鲁西诗人》出版，我都会给王富仁老师和卫星各邮上一份，他们对这本刊物评价颇高，认为是当代诗人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卫星还参加过诗人协会的几次活动，王富仁老师来聊城时，还抽出时间给部分诗协会会员讲过课，大家受益非浅。一九九八年，卫星经过三年磨砺，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，回到聊城大学工作，在教育心理系任副主任。二零零二年，应聘去贵州师大工作，是贵州引进的第一个心理学博士并担任教科院长。二零零六年去广东湛江学院工作，为硕士生导师。

家事又公事大化沧海飞

卫星是好样的，一鼓作气拿下博士，获得很多个第一。他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他非常孝敬父母，每到冬天，他怕母亲犯病，就把父母接到他那里去住。他尽心尽力，为六个妹妹做了不少事情。我最佩服卫星办事干练，从不拖泥带水，说出发拔腿就走。有一次，在黑龙江上学的他的六妹彦波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。他听说了，二话没说就直奔车站。那时乘车很不方便，买的是站票，他从上了去哈尔滨的车就呆在座位下面，一个来回只用了五天四夜，一般是吃不这个苦的。卫星就是这样，风风火火，吃苦耐劳，不讲究吃，不讲究穿。他刚去大学时，就穿着一身价格很低的休闲卡克服，有的学生还以为他是一个工厂的技术员。仔细想来，卫星又是苦命的，奔波了半生刚想安定，就一病不起。卫星的父

母都是非常善良的山东人，在东北吃尽了苦，把七个挨肩的孩子拉扯大，加上孩子和女婿，他家一共出了八位大学教师，其中不乏硕士，博士，留学博士，这是杨家的骄傲，也是聊城的骄傲。对于这些，卫星看得很淡，从不炫耀，只是给她们加油鼓劲，关键的时候给她们提个醒。聚会吃饭，卫星做得一手好菜，从不喝酒，会抽上一支烟，拿出攒下的贵州茅台招待同学。他从来不印名片，认为那是一个符号，没太大的意义。从二零零九年，他吃尽了和病魔搏斗的苦头。去世前几天，他在重症室里，身上插满了管子，同学看了心如刀绞。他的头脑非常清醒，不愿意再看见同学。他只愿意叫女儿和几位亲人陪伴，以减清精神上的痛苦。我们知道，卫星最疼他的女儿佳佳，他感到已经不能再为女儿做些什麼，心里充满了痛苦和遗憾。他经常在我面前夸佳佳好学上进，悟性颇高。在女儿上小学三年级时他就告诉我，凭佳佳的智商上大学本科没有问题。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很正确的，佳佳不仅上了本科，而且还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，毕业后分到一所大学当了老师。对于佳佳的婚事，卫星感到最最遗憾的就是因病无法参加女儿的婚礼和婚宴。我曾听到他无数次叹息，也曾看到他眼睛盯着天花板好长时间不说话，我就知道，卫星是因为女儿的事情不能前往，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。有次我陪继华学兄去看他，他坐在马扎上，听病友唱歌。一看到我，他就让我大伙唱首歌，在这种场合，我心里难受也不敢唱歌。可卫星叫唱，我必唱不可。我唱了一段《父亲》，又朗诵了我作词的《源远流长母亲的爱》，当我朗诵到“亲娘的白发像那柳絮飞扬，飘在儿的眼晴里疼在儿心上”的时候，我看到卫星眼睛里噙满了泪水。我一步跑了出去，再也没有勇气向他告别，在下楼梯时我泪如泉涌地忽然喊了一声：卫星，你快些好了吧。可是，不几天，卫星的病情突然加重，尔后，就走了。痛定思痛，我为卫星作了三联一诗，以寄思念：年少闯东北少年归故乡首赴兰州硕士再攻北京博士桃李纷纷满天下；青年走齐鲁盛年觅黔粤笑饮黄果瀑布纵横湛

江学海硕果累累赠人间 横批：天地同怀；陇中燕京呕心求学梅花寒泣冬去春来雁欲叫；粤海黔川沥血执教情洒异方时至仲秋月不圆 横批：憾留人间；玄奘西游鉴真东渡达摩面壁苇叶凄凄少室砺影何所去；屈子汨罗王勃孤鹜子昂悲怆天地悠悠长风秋水共自由 横批：走向远方 又赋诗曰：人生颠狂亦如幻，天恩地赐三万天。日升月落何所走，韶华一去不复还。白发倒数想青丝，苦酿春雨强悲欢。更有浊酒照孤影，万里悲怆览云烟。

卫星走了，带着很多荣耀，更带着许多遗憾。卫星，你究竟去了什麼地方？是去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黑龙江肇东，看看那久违的少年梦中的小河是否开冻融化；还是去了老家南杨集，去观赏运河岸边的童年老屋；是去了黄河上游的兰州饱览碧水东流，还是去了齐鲁泉城，笑望千佛护佑；是去了首都北京看长城蜿蜒，还是去了贵州高原，手捧黄果瀑布看玄奘西游；是去了湛江纵览琼州海峡，还是在南国校园里闻百花芬芳。纵观卫星的人生历程，从小河到运河，从运河到黄河，从黄河到高原，又从高原到湛江的大海，一路走来，越走心路越宽广。卫星啊，你去贵州之前，曾向我征求意见，我说黔苗之事，不可成行。多少人都反对你去那个举目无亲水土不服的地方。主席在那里拨了乱，反了正，转了折，幸了运。可你不是主席，你是博士。你不是红军，你是杨家将。古有训曰：孙家出谋略，杨家上战场。你就是不听我的话，于是你去了后，像关公走麦城一样，在那里缺氧，在那里孤独，在那里喘息，在那里落病。你真像《人在旅途》表述的那样：从来不怨命运之错，不怕旅途多坎坷。向着梦中的地方去，错了我也不悔过。卫星走了，在中秋的前夜，向月亮上飞去。当他接近圆圆的月亮时，他看到美丽的嫦娥在独舞，勤劳的吴刚在伐树，可爱的玉兔在嬉戏。我不忍心惊动他们，就默默无语的在月亮的不远处，化成了一颗永恒的卫星——杨卫星。

2009年9月定稿
2013年9月修正
(完)

